



Q I F E I D E K O N G Q U E

柯 蓝

起飞的孔雀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267/1



柯 蓝

起 飞 的 孔 雀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起飞的孔雀

柯 蓝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6 1/8 插页2 字数70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2版 1979年11月第3版第3次印刷

印数45,021—80,020

书号: 10151·297

定价: 0.37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1963年初版时，共收编散文十篇。这次再版，作者除对个别字句有些小的修改外，各篇一仍原貌，只是又增补了四篇。

作品中所抒发和描绘的情景，仿佛让我们又听到了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期间祖国前进的脚步声。读了这一曲曲对祖国、对新生活的赞歌，不仅使我们缅怀过去，心潮激荡；而且也使我们珍惜今朝，斗志昂扬地向更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。

目 录

南湖的鱼和菱	1
鱼鹰	6
急救	28
事情就发生在今天	38
夜泊行舟	55
年轻人，祝你一帆风顺	70
——写给离开或要离开上海的朋友	
管理城市的人	85
傣家的平坝	102
女主人	112
树海	123

雾雨	136
山林里的人	153
边城	169
起飞的孔雀	182

南湖的鱼和菱

嘉兴县南湖鱼菱合作社的许社长，热情地邀我去看他们“起小鱼”。他们今年六月放养的鱼秧，已经长得有一巴掌大了；小塘里已经挤不开，必须分移到大塘里去。这种移鱼的工作——“起小鱼”，我还没有见过。许社长谈起这件事，仿佛是一件什么喜事似的，说半夜里就要动身，天亮以前要把一切准备好，天蒙蒙亮就要下水。

我完全被他们的介绍吸引住了，早上两点钟的时候，我就在约会的地点等他们四小队的人一起去。这时候黑影里有一只小渔船摇着橹

过来了。还有人用手电朝我这边照了过来。

“同志，上来吧！”

我一听声音，原来是许社长。手电光照着小船又湿又亮，小渔船好象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，船头低低地一上一下地插在水浪里。我一脚踏上去，小船就离了岸，朝湖外小港开去了。

这时两岸是一片漆黑。小船轻轻地碰着水浪，穿过一座一座的木桥，桥底就在我们的头上擦过。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，我的眼前发亮，原来这是一片菱田。许社长告诉我，菱田的那边就是鱼塘了。

船终于在一个小村靠岸了。岸上几个人影朝我们打过手电光来。

“采菱队走了吗？……”许社长问，一面和我一同上了岸。

“正在吃饭！”一个矮小的黑影走过来，我看出是一个老妈妈，她在大声嚷，“哪一年

我不下菱田！今年菱田入了合作社，又长得旺，看也不叫我去看看！”

“妈！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话，“今年你老就在家休息，有我们去还不一样吗？六十几啦，也享几年福吧！……”

“哼！让我享福就让我去看看！……”老妈妈笑了，“我去采几颗，又不要社里算我工分，怕什么？……”

那个中年男子还在坚持说：

“反正不让你上船！……”

“不让我坐船，我划菱盆去！”

黑暗里又有人过来了，一闪一闪地打亮着电筒。手电筒的圆光照在树上，照在水面上，我这才看见就在我后面，停着六七只小木船，木船上放着一些够坐一个人的、专门用来采菱的木盆。我说：

“老妈妈！身体健呀！家里多少人啦？”

“健还不让我下菱田咧！”老妈妈大声

说，“我们老两口养三个儿，现在我们一家大大小小是二十四口！同志！你看我们今年的鲜菱吧！”老妈妈转过身指了一指，我这才看清楚。空地上摆了四五个大箩筐，满满地装着绿绿的鲜菱。

这时候，许社长站在那边喊：

“同志！下网啦！我们起小鱼啦！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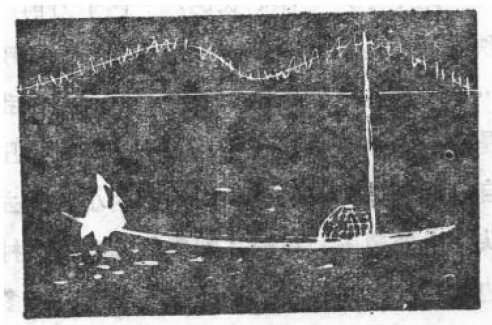
我跟着声音追过去，发现合作社的鱼塘一片连一片。鱼塘上许社长驾着小船，也还有划着菱盆的，我们扯着一张几丈长的网抛在水里。另外还有扯网头的几个人，他们就干脆站在水里，拖着网往前走。

长网移动的时候，天发亮了，小鱼也惊动了。原来平静的水面上，顿时跳起了一群群的光亮亮的小鱼。迎着黎明的曙光，小鱼浑身银亮银亮的发光，跳到网里，又跳到网外。我忍不住帮着喊：

“跑啦！跑啦！……”

“跑不了！”许社长说，“两个月前，这鱼秧我们还是用茶杯一碗一碗量买来的咧！……你看现在上网啦！”他望着我直笑。我看就是这一网小鱼，这条船都装不了！我抑压不住自己的兴奋，真想也跳到他们的小船上去。抬头朝远处望去，在一片朝霞的辉映下，村子左边就是一大片广阔的绿汪汪的菱田，许多小船已经停在菱田的水草旁。一个头发花白的人用竹竿划着一只菱盆，在大声地说喊着什么，慢慢地划进菱田就混到采菱的人群里去，再也分辨不出来了。我想这就是那个六十多岁、有着二十四口人的老妈妈吗？

只有远树远山和水相接的地方，冒出了又红又亮的太阳花花。一时连眼睛也睁不开了。今年的南湖就是这么一个鱼、菱丰收年啊！



鱼 鹰

去年三月，我来到这里，天气还有一点冷。

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里才是真正的江南水乡。数不清的小河小港，象一张大网铺在地面上。就是在晚上也看见地面上有这些闪闪发光发亮的水路……

那次来，我头一天就住在顾老三的家里。

吃过晚饭，门口进来了一个青年，挑着两只空笼子，咧着嘴笑呵呵地说：

“三叔——，我爹叫我来捉‘老鸭’！”说着，他就动手伸到一张四方桌子下面，摸什么东西。

我见了有几分奇怪，什么是“老鸭”，怎么会放在屋里桌子底下咧？

顾老三嗯了一声，在一边说：

“你捉吧，可要把‘红毛鹰’‘黑云雕’留给我，我明天还想放只船咧！”

那个青年从桌子底下伸起腰来，双手抱着一个黑东西，凑着灯光，问：

“这只不是‘红毛鹰’吧！”

顾老三不放心，走过去轻轻说：

“你放下！我来抓！”

灯光下，我才看清了，青年人手里捧着一只鱼鹰，长长的嘴，正睁着一双闪亮的眼睛，伸着特别长的颈脖，一下一下的朝前伸着，好

象有点奇怪，怎么晚上把它捉出来了。

这里的人把鱼鹰叫做“老鸭”，如同猎人最疼爱他们的猎狗，渔民们最疼爱他们的鱼鹰。顾老三把青年送到门口，用双手护着大笼子说：

“你们小组明天用完这九只老鸭，回船就给我送来！天黑路上走慢点，小心跌交把老鸭跌伤了。”小青年大声应着，挑着九只老鸭跑了。顾老三还站在门口看了看，才转过身对我说：

“我们小队，八个小组的老鸭，还算我这个小组的老鸭喂得好，叉鱼又得多！”接着，他又邀我说：“明天一早出船，你跟我一块去吧！”

我一时没有回话。说实话我是打算跟他们第六小组出船的。今天小队会上他们决定，要把各组的老鸭集中到湖上去捉鱼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想跟小队王支书一块到湖上去，我多

想在湖面上，看着一群群的鱼鹰钻下水去的情景啊！鱼鹰几个斤斗，从水里钻出来，有的嘴里叼着一条银光闪亮的活鱼，有的颈脖里鼓起一个包，活蹦乱跳的上到小船上，乖乖地走到船主人跟前，只要你用手把它的颈脖往上一抹，它那又长又大的嘴就张开了，一尺多长的鱼条，就忽地一下从老鸭的喉咙里跳了出来。接着，它又自动跳到水里捉鱼去了。特别他们还告诉我，公社成立前，各家各户养的老鸭少，因为不喂养在一起，要碰到在一块捉鱼，老鸭跟老鸭都要打架。公老鸭欺侮母老鸭气力小，看见它捉到了鱼，就把鱼从它嘴里抢过来，弄得左邻右舍常为这个争吵不休。当时大家还议得了一条规矩，凡是公鸭抢了母鸭的鱼，一律归还原主；要是母鸭抢走了公鸭的鱼，那就不还了。公社成立后，以小队为主，大家合起来养，老鸭在一起惯了，自然就不为这争抢的事来吵架了。人们夸它们说，老鸭跟人一样有灵

性，就是缺一个嘴，不会说话。讲得多么迷人呵，所以我早就很想跟第六组到湖上去，只是我怎么对顾老三说咧。

为了怕顾老三不高兴，我半天没有回话。

大概是猜出了我的心事，顾老三摸了摸他嘴上黑亮黑亮的胡子，对我挤了挤眼睛，说：

“跟我去叉鱼吧，我给你一把最好的叉子！明天把船划到西小港那边去，走远一点，那边要什么鱼，有什么鱼！鱼翻浪，浪翻鱼，包你比到湖上去放老鸭好！”

我不好扫他的兴，勉强答应了。最后却又提了一个要求说：

“那明天去叉鱼，把你留下的两只老鸭也带去吧！”我这么说，主要是怕我们又不到鱼。带老鸭去还可以临时补救补救。

顾老三说：

“行，我这‘红毛鹰’跟‘黑云雕’，这阵子毛色不好，我留下来，就是想带上它到西

小港去，给它饱吃个鲜，省得到湖上去受累！这两只老鸭要好好歇养歇养。今天会上他们争着要带到湖上去，我就不肯！如今不爱护公众的财产还行吗？”

“哦，原来这样！”我不做声了。反正我要去看看几个蓄鱼区的情况，明早就跟他走一趟算了。

睡到半夜，忽然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。

仔细一听：是到湖上放老鸭的人出发了。说话声，木船上吱吱的响声，老鸭的叫声，最后就是打桨的水声。闹了一阵就静下来了。我在床上睁开眼一看，顾老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，正弯着腰蹲在地上收拾什么，看见我醒了，便对我说：

“我们走吧。”说完就开门出去了。

我翻身爬了起来，追了出去。江南水乡的夜晚，就是没有月亮，我也总觉得有一层昏暗的光亮照在水面上似的。暗光中，只见门外小